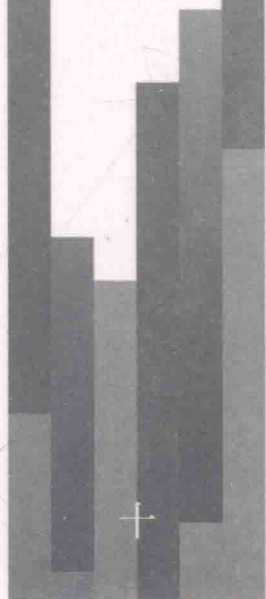




孙淑彦文字集



孙淑彦文字集 第十册·年谱二

羅萬傑先生年譜

第一册史学·留住春风

第二册艺术·一知半见

第三册文学·看山听水

第四册专栏·茶三酒四

第五册自序·车前马后

第六册序人·不藏人善

第七册杂著·大题小作

第八册诗草·街谈巷语

第九册年谱一·孙莘老先生年谱长编

● 第十册年谱二·罗万杰先生年谱

第十一册年谱三·丁日昌先生年谱

第十二册年谱四·曾习经先生年谱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孙淑彦文字集（第十册年谱二）明罗万杰先生年谱七卷/孙淑彦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2（中国文学创作出版精品工程丛书）

ISBN 978-7-5063-9268-8

I.孙… II.孙… III.文化综合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616.7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69258号

书 名：孙淑彦文字集（第十册年谱二）明罗万杰先生年谱七卷

作 者：孙淑彦

出 版：作家出版社

发 行：作家出版社发行部

地 址：北京市农展馆南里10号（邮编：100125）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出版监审：张水舟

图文总监：候秀芬

责任编辑：王宝生

特约编辑：黄光平

图文总监：刘 方

印 刷：揭阳市新华印刷厂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1/18

印 张：14.5印张 140千字

印 数：001-500册

版 次：2014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63-9268-8/I.709

总定价：876.00元（全套12册）

本册定价：108.00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录

卷首

- 马楚坚序→3
- 彭妙艳序→6
- 郑智勇序→9
- 发凡→12
- 援引书目→14

谱文

- 谱前→21
- 罗万杰先生年表→26

正谱

卷一

- 一岁·明万历四十一年一六一三年→31
- 二岁·万历四十二年一六一四年→32
- 三岁·万历四十三年一六一五年→32
- 四岁·万历四十四年一六一六年→32
- 五岁·万历四十五年一六一七年→33
- 六岁·万历四十六年一六一八年→33
- 七岁·万历四十七年一六一九年→33
- 八岁·万历四十八年一六二〇年→34
- 九岁·明天启元年一六二一年→35
- 十岁·天启二年一六二二年→35
- 十一岁·天启三年一六二三年→36
- 十二岁·天启四年一六二四年→36
- 十三岁·天启五年一六二五年→37

- 十四岁·天启六年一六二六年→37
十五岁·天启七年一六二七年→38
十六岁·明崇祯元年一六二八年→39
十七岁·崇祯二年一六二九年→41

卷二

- 十八岁·崇祯三年一六三〇年→43
十九岁·崇祯四年一六三一年→44
二十岁·崇祯五年一六三二年→47
二十一岁·崇祯六年一六三三年→50
二十二岁·崇祯七年一六三四年→52
二十三岁·崇祯八年一六三五年→56
二十四岁·崇祯九年一六三六年→57

卷三

- 二十五岁·崇祯十年一六三七年→60
二十六岁·崇祯十一年一六三八年→63
二十七岁·崇祯十二年一六三九年→63
二十八岁·崇祯十三年一六四〇年→68
二十九岁·崇祯十四年一六四一年→72
三十岁·崇祯十五年一六四一年→73
三十一岁·崇祯十六年一六四三年→78
三十二岁·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一六四四年→84

卷四

- 三十三岁·南明弘光元年·顺治二年一六四五年→87
三十四岁·南明隆武二年·顺治三年一六四六年→92
三十五岁·南明永历元年·顺治四年一六四七年→100
三十六岁·永历二年·顺治五年一六四八年→102
三十七岁·永历三年·顺治六年一六四九年→108
三十八岁·永历四年·顺治七年一六五〇年→110

卷五

- 三十九岁·永历五年·顺治八年一六五一年→114
四十岁·永历六年·顺治九年一六五二年→117
四十一岁·永历七年·顺治十年一六五三年→122
四十二岁·永历八年·顺治十一年一六五四年→130
四十三岁·永历九年·顺治十二年一六五五年→133

卷六

- 四十四岁·永历十年·顺治十三年一六五六年→138
四十五岁·永历十一年·顺治十四年一六五七年→141
四十六岁·永历十二年·顺治十五年一六五〇年→143
四十七岁·永历十三年·顺治十六年一六五九年→145
四十八岁·永历十四年·顺治十七年一六六〇年→146
四十九岁·永历十五年·顺治十八年一六六一年→147
五十岁·永历十六年·清康熙元年一六六二年→149

卷七

- 五十一岁·清康熙二年一六六三年→154
五十二岁·康熙三年一六六四年→155
五十三岁·康熙四年一六六五年→158
五十四岁·康熙五年一六六六年→159
五十五岁·康熙六年一六六七年→166
五十六岁·康熙七年一六六八年→170
五十七岁·康熙八年一六六九年→173
五十八岁·康熙九年一六七〇年→175
五十九岁·康熙十年一六七一年→178
六十岁·康熙十一年一六七二年→180
六十一岁·康熙十二年一六七三年→182
六十二岁·康熙十三年一六七四年→184
六十三岁·康熙十四年一六七五年→186
六十四岁·康熙十五年一六七六年→187
六十五岁·康熙十六年一六七一年→188
六十六岁·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年→188

六十七岁·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年→1890

六十八岁·康熙十九年一六八〇年→191

谱后→195

跋→221

附录

瞻六堂诗文集编年三卷

卷前话→225

卷一→227

卷二→231

卷三未系年诗→236

陈贤武：文章不写一句空——读《罗万杰先生年谱》→243

再版后记→249

卷首

- 一、马楚坚序
- 二、彭妙艳序
- 三、郑智勇序
- 四、发凡
- 四、援引书目

序一

□ 马楚坚

人之于步尘寰，与时间同行际，足迹所过，皆成人之历史陈迹。足迹所遗之隆污，视于个人与时俱进之始，能否有“时间视野”，为个人未来角度思考未来做何等角色？何为使命？何为人生终极所在？而立为坐标。现今应做何等事项以配合所思虑未来者过度之配套资源，一一培训、储蓄，然后振而奋起，互动践行，以资追求而达其终极。是知人之历史的塑造肇于己，己欲天下千里任行于足下，或裹足里牢，莫不揜键于斯也。明季揭阳庸庵罗万杰，处于粤东，捭阖南北，科场高擢，与同乡郭之奇、黄奇遇、海阳辜朝荐为世号“四俊”，自年廿二登进士，步仕途，两奉册使封吉、荆二藩，获召对便殿给笔札，问修练储备四事，敷奏无讳，深中时艰，颇得崇祯帝心，擢吏部清吏司、转员外郎。时冢宰郑三俊为澄铨政，以其正直不阿，破格畀以选事，将以大用也。庸庵在官，却例簿，谢请谒，绝馈遗，矢慎矢公，为时所称道。寻以内艰归里，值邑浸，倡境内户出巢，全活甚众。其所作所为，人所皆知。而众尤仰其德，慕其文辞，是其个人历史可谓臻于“时间视野”坐标之极致，亲友莫不以诸有荣焉。然其志立于“时间视野”之始，中间衍衍如何？甲申三月明为闯替，闯为清败，南明弘光、隆武、鲁王、永历相继相并而起以抗清图复。庸庵于此中世变鼎之际有何作为？则亲友未必人人能如家珍之数，其已说不出所然于《行状》，遑论当世与后世之人矣。大抵一个人足迹所迈于无数岁月，若乎宇宙与元子互动，其动势形成之力汇聚于无形有形中，力虽聚而互动使人步向成功，相互动失协，何功可

言，而其足迹却瞬而随时进而逝，欲据而言之点滴则非有录像摄影不可，否则难矣哉。然则，欲窥庸庵人与不之大者，何可觅管焉？窃以为大千世界百出自微观不得窥象，万卷文章自有包罗藏真之迹，是则，非披庸庵之诗文不可得焉。然则，庸庵有《集》乎？曰：“有。名《瞻六堂集》也。”

庸庵生前不结集，半不存稿，盖不欲以诗人文人自待，致散佚多而能流传罕，后嗣桢侯恐尽逸乃汇辑纂订，进于乾隆三十年，至今流通罕绝。揭阳孙淑彦先生复为辑校刊行，名《罗万杰诗文集》，于二〇〇二年，得诗文二百多篇。诗文不多，然凡出处之际，身世之感，无不寓之篇什。尤以遁居于清入主中原后之诗，更斥满腔忧愁寓于诗什，若“一卧峰头惊景换，青袍白马不胜悲。”《次韵答郭正夫招同诸公入陶社之作》故国山河不堪回首之慨，尽现字里行间。是个人之见解在此，思想与践履亦纷陈于字里行间矣。

诗文遗字之交织，出自思维。思维机能于人、对事物、国家兴亡有所思维之际，若一架摄影机，而人即摄影师而取景物焉。惟取景每限于角度、光线，不能将景物全尽摄入镜头，然而人事变动不居之足迹，却不无藏真一二于斯，虽云一隅不足以举之而现其全貌，然就其思维者所处，温廷敬言，地有所局限而发于各类篇什之中者，从此中若干角度加以观察，则不无可曲知其象貌一二，而其诗文集之笔，于其迹又岂一二而已。就文化存续言，其诗文无一不是言之有物，读之，自有体会其蕴趣，启迪与存在价值在。惟其诗文留存者少，于其下半生尤多所隐晦，虽其子嗣为其所书《行状》亦多隐而藏之。庸庵挚友与亲家正夫郭之奇为明亡后，在广东负责招兵买马以图复兴运动之督师最高指挥统帅，二人志同道合，复兴运动庸庵断无不预，惜其所遗诗文少及于此，于庸庵下半生令其历史上为之一无颜色。个人颇有兴趣探窥郭之奇于南明之作为，而涉及庸庵，见其《集》二卷，为之裹足。尝请益于淑彦先生，获指迷津，得些许相关者，寻得其简略《年谱》之赐，得决所需，启迪良

多。今来电告以将《简谱》扩撰为专书，命于电邮中观其稿后撰一序以弁其首而刊焉。自念笔拙见偏，焉敢为之暴芹。然感其恳，又叨为友而同好明清之际史事研究者，不得不应而笔之，遂不顾其拙与未通识孙氏之学博精髓处，然欲为文以作其成就刊世贤劳之贺觞当可焉，乃敢为之。

《年谱》撰之难，难于将谱主先世、平生志事、思想践履、交游、子嗣依序编年排比。而庸庵所遗诗文既少，于其明亡后尤甚，有亦禅味别蕴，颇易为人所忽略，何况略具言之有物者。似为其嗣辑而不刊以避时讳，此亦南明史研究者所不易管窥而予开拓学术藩篱之大障碍。今孙氏以严谨治学方法，广搜族谱、行状、墓铭、佚文、佚诗、友朋笔端所及序跋诗文，或后之题跋诗词，一一予以考证得确，然后排次编年，于是，是先代，尤于其晚年呼应郭正夫等复兴运动之活动，得以发而立于《年谱》中。于庸庵文、节，遂因而大明于世，为历史填此空白。为学治史者，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于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今孙氏之为《年谱》何尝不是如此，故其书之刊，当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一代有一代之学术风气、资料，但必须有人才出而预流，恐其厚学博思、新观念、新方法预研其中，则其提高学术水平之热忱追求，预流果必修成，今孙氏即如斯也。当然谱中有南明史事与庸庵与李二何、吴六奇等之结盟以应正夫之地下活动似尚有深化探拓之余地，若三人与郭氏等之互动如何？失协何在？是亦可略之有理也。此为个人一己视域之言。然就立题发展与文章忌枝节言，就全《谱》之厥成，排比有方，读之，对庸庵之历史，庶可就此广明其能近于不可必得之全者，或于南明、地方史、思想史、民族史、学术史不无启示若钥匙焉。故为之序。

香港大学马楚贤识于二〇一〇年一月六日
赴潮预第三届侨批文化文化研讨会机仓中

序二

□ 彭妙艳

孙淑彦先生又一部“新作的古人年谱”果启超语。即将出版，拿来清样让我写序。孙氏前此所编的两个年谱，我都写过评论，并非出于私人感情，而是感到建国以来，揭阳本土文史学者编著年谱而成就卓然者，唯淑彦一人。为之宣传，是对揭阳史学的肯定，更是对潮汕地区年谱编著事业进步的颂扬。现在，为其新成的《罗万杰年谱》写序，性质与意义跟前述无异，且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我不必谦让与推辞。

有人以为编写年谱，就是把谱主的生平事迹按年编列，做成流水账一样的文本。孙淑彦以其巨著对此作了否定，并用丰赡的事实启发读者；年谱的重点，也即核心价值就在一个“谱”字。“谱”是生平事迹的罗列，更是人物精神世界的揭示。运用独到的材料，恰到好处的组织构造，以及精辟入理的点评，使谱主人生链条的每个环节都显得紧扣与饱满，这才是年谱的文体特点与编著意义。尽管年谱在中国，也算是源远流长的一种文体了，但年谱的编著理论一直没有完善和成熟。淑彦以其精美和典型的构建，为这一文体理论的完善与成熟提供了范例。

《罗万杰年谱》已超越了个案的意义，而具有年谱编著示范的普世价值。也就是说，《罗万杰年谱》是揭阳的一个历史研究成果，同时也是年谱编著与研究的一个经典，相信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它被史学家提起或利用的频率会很高。就这一点而言，我从过去的为孙君年谱作评，到现在的“前移”至为其作序，其实也是在为把揭阳史学研究成果推向全国摇旗呐喊。

谱主是明末清初时人。由于改朝换代，有关的记载不多，能够在兵荒马乱之中遗存下来的更为稀少。所以，为生活于这类时期的谱主编著年谱，难度较大。不错，目前是有一些“南明”的史料存世，但是，谱主罗万杰与“南明”的关系，其实只是“若即若离”的程度，而且时间也短，这就决定了“南明”资料中有关罗万杰的，远不如同籍郭之奇、黄奇遇以及辜朝荐等人丰富。入清以后，作为隐士的谱主又生活于主流社会之外，尽管清初的资料存留下来的也已汗牛充栋，但在这丰富的资料中，关于隐士的，也就只是很不显著的蛛丝马迹而已。在这种状况下，淑彦能够广采博取而至聚沙成塔，足以“表现”谱主的生活历程和心路历程，不是“很不容易”就能形容的。以研究方向而论，淑彦平素侧重于近代史、书画史，对于“南明”一段，过去虽也很是关注，但深入到目前这个程度，却很出我的意料。从谱稿的采信情况来看，放得开，是一个关键，即是不但借重那些流布广泛的明史资料、南明资料和清初资料等“正史”性质的文献，对于地方史志、时人别集、宗族谱牒，乃至金石文字也善于兼收并蓄，这正是他得以裕如营构谱事的优胜之处，也给史学家而欲作谱者以有益的启示。

本书从其搜罗组织的材料来看，是对潮汕地区反清复明作了一次大总结。对于反清复明历史意义的认识，我并不倾向于一味歌颂。因为明朝走到崇祯这个时段，其腐朽已注定了它的必然灭亡，由汉族以外的一个民族来承担改朝换代的“历史使命”，大多数汉人出于民粹主义思想而有“抵触”，所以几百年来对于几乎可以说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清复明运动倒是赞美有加。但具体到一个人，特别是明朝的“旧臣”，在当时他把反清理解为显示自己对于旧朝的“忠”，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却是可以理解的。罗万杰从积极“反清”，到看清事不可为，而选择隐逸的道路，这正是他的明智，而后千古传颂之处。孙淑彦在罗万杰“转变”的节骨眼上，功夫做得很足，因此，使罗万杰的“忠”没有受损，而“智”愈是得到彰显，尽管与他的

“初衷”有点冲突，毕竟他选择了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做法，这种不把主观思想强加于史料之上的科学态度，无疑是值得称许的。

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罗万杰的影响不在政绩，不在反清，而在于处道德、人格自我选择、定位的人生十字路口上，他确定了隐逸的方向，这是十分正确的。尽管这个确定要经历许多矛盾、痛苦的心理和生活过程，但是，毕竟它符合传统美德，从而可以得到世人的认可和赞扬。对于重视名节的士人来说，没有比留下美名更加重要了。明末，在全国，逸民多得不可胜数，乃至可以编成一部专书，流传而至于今。但在潮汕，却只有罗万杰个人，而此人如何修成这个“正果”，淑彦以充足的编年资料，抽丝剥茧地加以展示，为后世提供研究的真实凭据。

因为隐逸于是崇高，它的代价是抹去政治理想和政治作为，没了世人的天伦之乐与生活色彩。它的意义是使传统道德得到延续与传承。对于社会来说，这是一个克己复礼的精神典范，这种典范的光芒如同日月经天。把谱主“真率自矢，不假藻绘，和平温雅，冲澹希夷”的诗歌，以及“真挚朴实，不事矜奇炫异”的散文，有机地、巧妙地投进他的与时俱进的心路，日益豁达的精神世界，于是，谱主的形象随之逐渐丰满高大，让后人必须虔诚仰视。我认为淑彦编谱“成就卓然”，在这部新谱中又得到了印证乃至看到它的发扬。

有此一谱，谱主的人物形象更加伟兮岸焉。

有此一谱，作谱者之学术成就更加显耶著哉。

有此一谱，揭阳乃至潮汕史学研究的地位和品位更加提乎高矣。

是当致贺，并作序。

序三

□ 郑智勇

继《曾习经先生年谱》《丁日昌先生年谱》下称“两谱”。刊行之后，孙淑彦先生的新著《罗万杰先生年谱》又已杀青。淑彦兄嘱我为序，我在向他祝贺的同时，又以有他这样的文友为荣，因此，不管“序”得如何，总得为之。

未拜读《罗万杰先生年谱》书稿时，我就相信这又是一部厚重的方史力作、谱表鸿篇。以淑彦兄的学识渊博，功力深厚，不会错。以淑彦兄的著作等身、“两谱”撼人，不会错。现在，拜读了他的书稿之后，我知道真的不会错。

首先，是《罗万杰先生年谱》结构严整。结构决定质量，结构决定胜败。我是如此看重结构的。同样的长度，构成不同的几何体，矩形、三角形、圆形，不仅其面积不同，其张力与抗击力也是不同的。客观世界中，不论古往今来，不论何时何地，都有“结构决定论”的事实。因此，我的第一赞赏，就是他的结构，这不是套话。只要看看他的结构就会颌首。全书分卷首、谱文、附录三大部分及后记，其中卷首包括凡例、序文、前言，谱文分为谱前、正谱、谱后，附录分谱主诗文集编年、援引书目。谱文是全书的主体，其中正谱是核心，谱前如背景，谱后似尾声。正谱又分任职期、复明期、蛰居期。其谋篇之完整、布局之严密，脉络之清晰，实在无懈可击，也令人赏心。

其次，是《罗万杰先生年谱》内容丰富。内容是血肉。没有丰富的内容就等于血肉干枯，再好的骨架也没人喝采。淑彦兄的渊博学识、深厚功力，既体现在他谋篇布局的驾驭能力上，

又体现在他收集史料、去伪存精、合理使用的功力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用于著书作文上，是说明占有材料的重要性，而撰写年谱尤其如此。这一点，我体会尤深。我十多年前曾撰写过《郑旻年谱初稿》，之所以定为“初稿”，就是自知史料奇缺，十不得一，设想逐步补全。但仅仅只是这样的“初稿”，就已弄得我手足无措，深味其中之苦，而终于只能望“表”兴叹。十多年了，想再获得一丁点史料来增饰，也不可能。所以，证之彦兄的“年谱”，我真是发自肺腑，佩服之至。

事实上，彦兄之让人佩服，不仅仅是他的学识、功力，天资、禀赋，而且还有他的勤奋。说他集腋成裘，不为妄；焚膏继晷，不为过；积跬步而致千里，不为谀。他自己说，要“写部较完整的《罗万杰先生年谱》，一直耿耿于怀。因此，居平注意搜集谱主的有关资料，凡遇到者，不论只言片语，都录而存之。”见本书“后记”。正是这种勤奋：专注的搜集——不论只言片语，都录而存之——才有了这洋洋洒洒的《罗万杰年谱》。我想，彦兄的这种勤奋治学精神，说是苦行僧精神并未为过。这种苦行僧精神，也正是时下不少做学问的人必须学习的。黄挺教授在为淑彦兄《丁日昌先生年谱》写序的时候，也十分肯定彦兄的这种精神。他说，淑彦兄的《年谱》虽说是一月而成，可我知道，他的构思却不祇十年。”这是行家真话。举个例子说吧：全书系年诗二百八首、文十六首，常人谈何容易！涉及百多人物，为八十多人作注，更非易事。这些，没有勤奋，没有长时间积累，可能么！

另外，是《罗万杰年谱》观点鲜明、思想性强。有了严紧的结构，有了丰富的内容，如果观点隐晦，思想性弱，那是失败的。因此，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这话不假。罗万杰自幼聪颖，及长仕明；甲申国变，起兵勤王；复明无望，遁迹山居，这可以是他一生作三个阶段划分的概括，也是彦兄在年谱中体现出的主要观点，“正谱”就是以这样三个阶段划分的。而折射出的是罗万杰忠君爱国矢志不渝的精神。尤为难得